



紫荆花开竞灿烂

□王文英

我要写的是野生紫荆花,那个“给点阳光就灿烂”的紫荆花。

可不是吗?叶前开花的有很多,如白玉兰,大部分都是开在枝头。野生紫荆花,却是从裸露在地上的树根、树杈、树枝,一直开到树梢,只要阳光能照射到,它就开得灿烂,一簇簇地裹满树枝,一丛一丛,一树一树,就像婚庆现场那些装饰用的桃花枝,总看不到绿叶。叶子对于紫荆花而言,是“红花”,而花儿却开得人仰马翻,甘做“绿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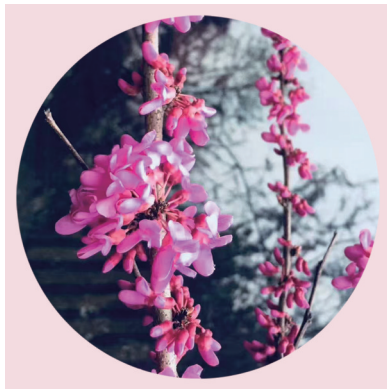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二月多芳草,当城市乡村、公园田野被春潮淹没的时候,紫荆花也紧跟大潮流,毫不客气地竞相开放。在我的家乡——衢州江山市郊区,那个叫新塘坞村的后山上,已经是一片红霞,像一位仙女披着淡紫的纱裙飘然而至。蓝天和白云、青黛的远山,山下的村庄,眼前路边金黄色的油菜花田,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就在脚下铺开。

这是一片160亩的野生紫荆花,车子在村口停下,古樟树下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正围坐着聊天;见到我们来,都起身快步走过来,热情地给我们指引:“客人是来看花的吧?沿着池塘边这条路往上走就行,很近呢。”

走近看,灰白色的树干,和山上的石

灰岩色调一致。这花也开得别具一格。五朵一簇、十朵一堆,密密匝匝缀满光秃秃的树枝,紫荆花树干很多,一丛丛的,没有主干,枝条向上向四周延伸,形成美丽的大花冠。端详起来,深紫色的花骨朵和米粒一般小,长大一点后,颜色渐浅,像饱满的小弯刀,像小矮人的棉手套,又像微微张开嘴巴的小贝壳,当小贝壳张大嘴巴时,居然只开三片粉色的花瓣,剩下的两片花瓣还是合在一起继续扮演它的手套。这样盛开的花,像一只只展翅的蝴蝶挤挨在树枝上,有人说像开屏的孔雀,像挂着的铃铛,像飞翔的小鸟,总之就是不像一朵寻常的花。难得找到一朵全开的花,才发现也是五瓣,中间也是围着小小的淡黄色的花蕊,如果这样开,和迎春花、樱花、杜鹃等也没什么区别了。

一阵春风吹来,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紫荆花的幽香,紫荆花飘飘摇摇,那位飘逸潇洒的仙子,现在提着花篮,把一片又一片的花瓣洒向人间洒向大地,于是一阵紫荆花雨,纷纷飘落在孩子们的衣服上,沾在姑娘们的头发上,最后落在树底的大地上。这一寸泥土,这一方山地,本就是它的栖身之地。曾几何时,它在这里扎根,在大地的滋润下,在阳光的爱抚下成长……如今,它把大自然赋予的一切又无



许小强/摄

私地奉献给人们,静静盛开,默默精彩。

你若盛开,蝴蝶自来。这漫山的紫荆花,任蜂蝶喧舞,任羊群穿梭,任人们徜徉。拍照的身影,蹦跳的小孩,叽喳的吵闹,时不时地惊落了花瓣,紫荆花依然对着一切微笑,张开胸怀,欢迎一切的到来。

看着满地的落英缤纷,不免惆怅,花无百日红,人无再少年,叹息它短暂的一生。突然,我惊喜地发现,新的生命又在不断孕育,几片嫩黄的叶子已探出头来,细看,是爱心形的,分明的脉络勾勒出叶子的轮廓。风雨中,新的红霞又向我们飘来。

“叽叽喳喳——叽叽——”鸟雀从头顶飞过就不见了踪影,身边的羊群和孩子们也渐渐消失在漫漫的淡紫中,站在山坡上,看着脚下的村庄,还有村庄外的金黄,我已然在画中,在仙子的怀抱里,沉醉了……

望夫礁

□胡宝军

大海,缺什么也不会缺爱情,就像椒江大陈岛上的望夫礁一样。

在大陈岛,有名有姓的礁达七八十处,如黄夫礁、七姐妹礁、狮子口礁,更不用说那些没被冠名的小散之礁了,但唯有望夫礁让人更为心动。

在大陈岛上看望夫礁,最佳位置应该是在凤尾山东南边的半山腰,从山脚向前不远处,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望夫礁的真面目。但是,如果没有人介绍,你也不知道它就是望夫礁的话,你可能根本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,甚至觉得它还远不如南面三个岛屿组成的洋旗岛有气势。

隔海相望,一礁伫立于海中。在意像神不像是感觉形态中,一个妇人的背影迎风而立,好像在等待远去的亲人……也许正是因为它形单影孤,才有了让人感动的传世故事。

相传古时候,大陈岛有个陈姓女子,新婚第三天,丈夫就与岛上渔民一起出海打鱼。新娘子不愿心上人这么快就离开自己,但丈夫说,正是捕鱼的好季节,等收获了,回来一定给娘子买身心爱的衣裳。临行前,女子一直将丈夫送到望夫礁的地方,嘱咐情郎多多保重,自己会天天在这里等他归来。

情郎最终没能回来。女子来到望夫礁前,站在送丈夫出海的地方,怀揣着希望,远眺茫茫大海。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她与礁石化为了一体。

从此,在大陈岛每一个渔妇心头,都塑着一尊望夫礁。望眼欲穿,对着东海,从日出到日落,从潮起到潮落,视线保持一个角度,心朝一个方向。没有谁立的规矩,那是每个渔家女爱情的坚贞,对远去海上亲人的牵挂与思念。

是的,在大陈岛,每个人都是大海的子民,而每个出海的男人,都是女人心里的山、心中的天。一个望夫礁,把天和山永远装在那里,不管日月怎么转换,风暴如何侵袭,她永远在那里。

在山东长岛,还有另一个关于望夫礁的传说。那礁石远看像是一个渔妇,怀里抱着一个婴儿,面向大海,在等待着出海打鱼归来的丈夫。长岛人将他们的望夫礁作了别样的解读,将这望夫礁又称作“妈祖石”。其意是说,因为这里的海域比较凶险,妈祖将这块礁石化为妈祖石留在这里,来保佑从这里经过的所有船只避开凶险,平平安安。

在安徽,还有一块“望夫石”。石头在蚌埠涂山脚下,这是大禹涂山会盟的地方,也是大禹娶了涂氏女的地方,故事也与大禹有关。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,传说其妻涂山氏思夫心切,每日怀抱儿子夏启,在夏县禹王青台上望夫归来。她写下了《候人兮猗》,深情委婉。涂氏女化成的望夫石,就在通往涂山的大路边。

唐朝诗人王建写过一首叫《望夫石》的诗,不知道诗中的主角,是不是涂氏女。“望夫处,江悠悠,化为石,不回头,山头日日风复雨,行人归来石应语。”世人皆知大禹的故事,也不该忘记幻化为望夫石的涂氏女。这些爱情故事,铸成了不朽的千古绝唱。



圆锥绣球(水彩画)

□蔡国梁

温情的回望 诗意的记录

——散文集《远望·回望》读后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《远望·回望》,是朱真伟获杭州市文艺精品工程扶持项目的文学作品。这是一部沉淀20载的作品,将江南乡村的烟火人间、消逝的传统手艺与转型时代的集体记忆熔于一炉,在“远望”与“回望”的双重凝视中,完成了一次对旧日时光的美学重构。

全书分为“远望·回望”“踏花归来”两辑,结构清晰却意蕴深远。第一辑聚焦故乡仙居县朱溪古镇乡间手艺人的“奇人异事”,25个篇章如同散落的珍珠,串联起做纱面的燕姑婆、养蜂的福臣叔、身怀绝技的说书人三老舅公等一系列鲜活形象。这些主人公并非完全真实的家族写照,而是作者“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”的艺术创作,既方便年轻读者理解传统辈分伦理,也让消逝的乡间艺人在纸面上鲜活重生。第二辑的游记散文,从东河的音乐火塘到大理的夜晚街巷,从草原的敖包到海口的骑楼,作者始终带着故乡的“井水”行走四方,让异乡见闻与故土情怀形成奇妙共鸣。

作品中,对“工匠精神”的深度诠释与对民俗风情的细腻描摹,语言生动精彩。《擀开细丝万千条》中,燕姑婆做纱面时“看天行事”的从容,对水温、盐量、发酵时间的精准把控,展现了传统手艺的精妙,诠释了“艺”不仅是技术,更是顺天应变的生活智

慧;《那年端午那时粽》里,母亲积攒箬叶、手工包粽的细节,让物资匮乏年代的节日仪式感跃然纸上,那弥漫的粽香既是味觉记忆,更是维系家庭情感的文化纽带;《又见油纸伞》则将这一传统器物的实用价值、工艺之美与文化寓意层层铺展,从鲁班妻子云氏的传说到戴望舒笔下的雨巷意象,油纸伞成为承载乡愁与诗意的文化符号。这些文字没有刻意煽情,却在平淡叙事中让读者感受到传统生活的美学质感。

作者突破了散文常见的情绪性书写,以故事性叙述为主,巧妙融入小说的叙事特质。《酒香飘荡油车巷》中,大南瓜舅舅、六叔公与爷爷的市井智慧与江湖气,在看似平淡的对话中暗藏机锋,最终酒坊毁于大火的结局更添传奇色彩;《被水鬼拖走的人》里,说书人三老舅公自学口技、进城说书的曲折人生,既有民间艺人的坚韧,也暗含时代变迁的无奈。这种叙事方式弱化了散文的抒情

性,却增强了可读性,语言洗炼、干净,让读者在故事中自然领悟乡间手艺、习俗与节气的文化内涵。正如小说家王连生所言,这些文字“语言诙谐,饶有趣味,有故事,有人物”,像一条“勾魂细线”勾起读者沉寂的情思。

书中那些逐渐消失的补碗手艺、油纸伞制作、节气农耕,不仅是个人记忆的载体,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民生巨变的缩影。的确,这种怀旧并非简单的历史回归,而是“对现代性缺失的价值补偿与美学重构”,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、人际温情联结、劳动本真意义的深切呼唤。

难能可贵的是,作者并未将乡村理想化。他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乡村的局限性,其怀旧是“借助过去,以想象另一种未来的可能”。这种理性让作品避免了感伤主义的泛滥,多了一份文明转型的深刻思考。无论是《瓦书》中以诗性语言书写的烧瓦匠小姑

婆,还是《闷热天里做先生》中不求回报的民间医者“老爹”,都在展现人性之美的同时,暗示着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珍贵。

这部作品,作者断断续续写了20年,从儿子小学一年级写到博士毕业,从工作忙碌的业余,写到更显繁忙,直到终于成书,这份“敝帚自珍”般的坚持,恰如他笔下匠人的“斤斤计较”,只为呈现最好的文字成果。是啊,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描写,那些饱含温情的人物性格刻画,背后展示的是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对文字的敬畏之心。

《远望·回望》是一部写给过去的情书,更是一部写给未来的启示录。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得以回望农业文明的温情与智慧,重新审视传统价值的当代意义。当书中的青瓦、油纸伞、纱面制作等意象在记忆中浮现,我们不仅感受到乡愁的慰藉,更获得对抗现代性焦虑的精神力量。正如黄河之水奔涌不息,文明的传承亦需源头活水,朱真伟用文字留住的,正是那滋养民族精神的文化源头。这部作品的面世,既是他个人写作生涯的一次“自我告别与新的出发”,也为当代乡土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范例——在回望中坚守,在传承中创新,让消逝的时光成为照亮未来的精神养分。

□孙侃

